欽 定 全 唐

فالمندة			الريازي الإيران				and the second second		
大臣人一四八八八十二 目錄	雙漢泉賦	破的賦有序	秋晴曲江望太一納歸雲賦	羣玉山賦	裴將軍劒舞賦有序	素絲賦	霜鐘賦 有序	香潭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一目錄
====									新文藝出版社處書

· 一

欠三三国と見たり丁五二 來獨繭是自園而出唯彼蚩蚩之喻無愧皎皎之實乃續 悲其思失青為總兮非擬朱為絕兮未匹珍蠶恥越鄉而 聲映羅袖而增麗度金梭而轉明每知白以自守亦含章 七襄於終日 而可貞夫以白能受采文匪勝質故公孫戒於從微墨翟 氏引繹引之於手如皓鶴之飛承之以筐若凝霜之積旣 日絲之素兮貞且吉人之質兮清且一若見用於當時寧 而嬪婦化理經緯縱橫當軒兮婀娜之織弄杼兮軋軋之 裴將軍劒舞賦有序 喬掌

金河台原艺着四下五十一 鐵振旅園閩獻功於魏闕上享之則鐘以悍黨鼓以靈體 元和秋七月羽林裴公獻戎捷於京師上御花尊樓大置 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夷夏薰薰而載和帝謂將軍拔 成飄銳氣陸離平武備婆娑平文事合桑林之容以盡 伎度舞萬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山有酒 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房節八音而行八風奮兩階 軍以過燕勁卒耀武窮髮俘海夷房山羯左執律右秉 酒酣詔將軍舞劍為天下壯觀逐賦之其詞曰 干羽公於是乎具胄朱緩而作色虎裘錦楊而攘臂抗

顧鍔應何翔取諸身而聲躍上其手以激昂縱橫耀額左 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為之雨汗八介為之慙顏及乎度曲 陵属清浮絢練夏絕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決觀二龍之 右交光觀乎此劍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搖輕驢射斗牛 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鷹揚翼爾龍驤鋒隨指 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朱干之逸勢應金奏之繁節至乃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五十 喬潭 將終發機尤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瞬息而三接風生兮猜 天輪宛轉貫索迎環光沖融乎其外氣渾合乎其間若湧 中悍標不下將久数風落而雨來累憾心而應手爾其 四7

無所遁逃豈蠻夷之不足震牖嗟夫蘭子之选躍其技未 穆然詔伶官斤鄭衛選色者使規平軍容教舞者俱親乎 千金之飾奮紫髯之白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 旆襜襜雷走兮形庭煜煜陰明變見靈怪離 獵将鬼神之 兵勢激楚結風發揚蹈厲愈謂將軍之劒舞古未之制 功亦以宣忠臣之力或歌曰洗洗武臣耀雄劒兮清邊塵 成戎夷兮率土來賓馬用輕裙之妓女長袖之才人天子 仲由之自衛其舞未工造岩將軍為百夫之特實動有 適

縣和鑾城城警清與傅虛賴忽今迢遙漫若天外於是平 徒倚西望逐逸北遊梁弱水跨瀛洲析若木以為那采琅 欽定全唐文人卷四百五十 鸞鶴為列真之策府亦太一之延閣覽之而羣聖會同拔 峻嶒神靈嚴其高會容衛紛其上騰若光若減貴然來登 仙經惟錯蕩青簡兮絲字煥瑶織兮金絡獲以糾龍拂之 觀其亭亭太虚不可彌度石室靈造玉堂天整實牒有融 軟以東適停羽儀乎此中觀仙聖之圖籍旣而浮莽夢踏 开以為羞俾幽荒窮僻有車散馬跡經銀臺而右轉肆玉 王與偓住之倫為玉山之會乃御雲辇張華蓋飛龍縣 香潭 五

秦稱百二鎮為太一合皆横空歌令被日豈瓊寶之攸產 幸校文之見招 拜崆峒挹方壺而訪道歷秦望而為功者哉至如窮地之 之而萬古昭原且藏書為寶鎮物為雄小石林之岩各陋 險極天之峻疊素九成攢花萬仞非神樂之六駁孰能條 君得道兮異於是不日求今自逍遙以石渠為羣玉之處 五樹之青蔥赫爐鹽高崇崇私精義乎其中何必登隱分 而縣進或歌之日彼天子兮塵外雖登靈臺兮意飄飄吾 秋晴曲江望太一納歸雲賦字為韻

半見雲乍低而乍傾其趣可賞而不極其容可狀而難名 蓋雲雷之自出宜其密爾王甸雄兹帝京敗葉風警高秋 我巍巍千嚴萬負稠疊而相感其新也紛紛霏霏齊董趙 女並舞而垂衣忽天澄而地廓鬱氛氲于翠微别有容與 **羅於青嶂洛川神女何以瑜巫峽佳人不能上雖更僕而** 之勢輕盈之狀日下空龍天邊引處始悠悠於綠野漸暴 爾其沉陰始解靄野初歸迴日猶重因風則飛其始也我 非久仍移景而堪望落日將曛山街斷雲綠氣陰鬱嵐光 **氣清時雨夕歇歸雲晚晴俯枕曲水前臨直城山半隱而** 高學

多定全唐文 卷四百五十 雲之狀兮不一歸雲之趣兮難傳雲不以朝晡而異賞十 物之無悠奚百姓之不足徘徊不去乃賦歸雲之曲曰歸 **氤氲横截高嚴懲數率之頓失却臨過石與殘雪而無分** 不以前後而異求誠在位之如是知夫鴻漸之高秋 飛衛學射於逢蒙希其術窮搜董補白羽之箭獲縣角 君子修解以干禄禄或不至居常以俟命感而遂通抑亦 乃為歌日節彼南山兮人所赐施此雲雨兮濟君欲信軌 莊生不射故為破的賦以喻其詞曰 破的賦有序

講既垂秦以弦弧亦故箙而抽敢内審其志外專其目釋 於彀中或曰人將觀德子盡呈功乃見於諸侯閱之州序 其或少算從而進酒於是平擇素士張畫侯韜朱膊捍韋 獻於天子臨乎澤宮自上而下陳其比偶歌關處奏貍首 沉之弓帳望隴雲徘徊朔風以為隼必獲於塘上雀無全 思其平去務其速落殘月於象弭飛明星於金鏃宜易易 欠色自己美四百五十 視之以神秋毫女山雖心如輪高其小物申以歲貢從容 利其器而不反求其身乃杜門三年猶乎家人聽之以氣 而獲禽翻兢兢而失鵠師哂之日殆矣王庭之賓胡爲先 喬潭 Ł

留不揚絕心乎後年落判散亦何有四方是時也君子觀 縱之而送以無心爲心若夢不夢斯馬而遽發睛然而通 君所無復命中不知矢之所加弦之所控不知引之而滿 金はとうろうえているこ 之貴其得一小人視之多其中質九賓之眾毛監骨驚陰 弧大直為矢而不能破其夷狄故事無於功理在冥跡不 洞 至遠無外罔不來庭夫以有形之器猶能破的況天機為 爾 洞之者是為中的中之者細若毫芒乃能匪左匪右不 思神股戰頤慄固可使朝肅慎面先零變幽都柔南溟 乃師之益吾將為益

元將海日別宏而昭此豈坤儀挺拔以隳焉來何所以 夷之川為神龍窟宅之上而致美為陰陽當泄之所而通 泊 解之水借如夜色初升空光下凝繁星映而珠滿新月 蛟螭鼓怒以噴騰物之與詭怪孰可得而備徵意以為 何所止始開雙漢發輝於汾魏之郊竟助洪流歸潮於渤 呀厚地而濫涌者有河東之漢泉坼陰開實沃日浮天初 而 釣澄泊乎風駭霧敦烟涌雲蒸則有思神條閃以恍惚 沒圓衝沸高湍於柔祗之下復透遊遠注散餘波於馬 雙漢泉賦以泉水澄徹 Á 新野 皎 去

故至人以水為德以心為鏡鏡雖明不利於人水至平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十 於春人有情以利水水無意以求人人之自偽我豈非真 虚洞決脈流派別雖一河有隔終陰騰以相連故數眼分 潛乎性故漢之為澤也廣泉之為鑒也淨若壅而閉 守謙下以含道順映會以利農道則以物為賓水則假 開 不能及物混而濁則鑒不能自正故選士者象清漢以金 兮沙岸皎洗沸烟埃荡漾魚鳥亦能凉生朱夏氣暖元冬 懷才者但明心而未映苟能酌憲於兹泉則可以相 涵碧虚而共潔未見澈是以百尺澄兮四空晶珠胎 本門 則 明

廣輪七十里編户二萬計行或擊戰市或駕肩日中奇贏 次定全事文 卷四百五土 香潭 彈弦站戰其地虜口近擊杯之虞其川滹沲有泛舟之役 國以還遂美其城邑西邇全趙東拒河間燕之南郊真之 富尹以賢傑不可冗而庸也自齊桓匡合制我饒陽恐戰 雜弊為眾機女狹其幅利染工多其姦色業不可廢訟由 北土其有吕尚之遺風乎多奇士好帶劒侈服多住人善 梅而翼聖 干里之外設方伯帥其屬屬有長今之縣尹焉故縣之庶 饒陽縣令廳壁記 九

老詢於前政莫知其數遠者關如權與先天置郡之後凡 為清風君子謂裴公於是乎君子其高蹈近密翰飛清实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馬主簿糾曹也我公吏焉公名擊字 未可涯也余味之久矣豈縣公能事而屋壁不書召彼故 纔設而者幼歸心刑不施而權豪斂跡惠行為賣雨令出 明已我茂军裴公河汾鼎族公卿門子識經之文緯之教 是與非夫寬猛以濟之則不能用又宵人課居異政固亦 名士改轉列于左偏庶幾將來亦克用勸 介昌主簿聽壁記

矣北陸寒苦東郊豫遊萬乘入郭百司在宇温泉之官齊 中是開湯池以御宿獲靈符之三載有詔留之冠新豐渭 於奔星雖務分官聯而我實綱紀編王侯於尺籍惣豪猾 乎下集靈之臺禱平上物或過求難於抱影事或倚辨急 良才無以舒劇非美誠無以釣賢邑改其名官選其秩宜 南而為畿縣以明年復詔廣之齒萬年長安而為京邑非 某由秘書正字而拜初蒙泉秘湧於山下陰火潛燃於地 於伍符皆此之自闕好以前書追胥以薄書詰盗皆此之 自決縣大夫無能專達野司寇不獲僅成成在公之鈴健 香骨

多定全唐文 卷四百五十 矣不言而政每游刃不速而人常應弦申之以豐盈甚都 龍之靈液乎別乃才之甚器之甚游泳恩波膏沐聖澤將 井倉期天帝山木冬飲其浴日之温流乎水雲畫積其濯 之允文不有令德籲懷兹邑必復康侯進吾往也夫仰東 加之以藻麗尤絕非鄭桓公之邁德不存孝孫非少宗伯 潭忝以詞賦見知春官欽惟教忠即簿領之能事敢序施 濯軒拖紅顧盼干里豈俟辭滿而階漸我君子謂是言也 政有門人之直詞乙酉歲抄志於南軒之東壁誰謂來者 不承乎權與

構勿亟無小無太咸稱天休經之營之不您於素丹柱插 成雲京兆尹紫綬而董之邑吏墨綬以臨之遠邇子來結 於坎陷朱欄絕而電地乃如引成勢猶雀填就功連橫門 司金司木鳩而積也水工木工速而至也揮刃落雪荷锸 而猶存也稽厥宏造率兹帝圻候天根之見當農務之隙 抵禁苑南馳終嶺商洛北走滇池即時濟濟有眾憧憧往 而不竭橋通大路而居要不然豈自秦至我唐六千甲子 自鳥鼠穴者兹水廣矣依鳳凰城者兹橋壯矣水朝巨海 ここ! 香潭 中渭橋記

多定全唐文卷四百五十 大阜險狹之口問不救之為黃壤泪之於旋波不可復長 也夫巨靈學太華點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印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歸然獨存大浸不溺者獨皇陵 之聚魚鼈稱一時也孰若我由之而必達憑之而必安若 濟絕絕赫赫轟轟闡闡且周穆之傷電電振干祀也東明 敢搦札以記事亦奮處流火之月也 以匹敵夫何遠矣潭遂因行邁親兹崇飾將刊石以表跡 來車馬載馳而不危水潦起漲而轉固人思啟行吾其能 女媧陵記

小而就其深旱暵渗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為之大而就 能居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鼈足 山以波濤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 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兩合離蓬萊五 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 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束阨風濟 てこうこうこうこうこう 香潭 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髙而自為力神人之異昧者難知密 '度陵有高甲之常霖療張之兩挨沒矣於是乎不為之 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

憧 **剑庆在唐文《卷四百五十** 藏身之固彼橋山帝印九嶷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赭 邱之金精龍劒錮之其内散之其間適為大盗之守未足 為家之木無或斬為陵之土無或坏為是則馨香已陳而 者余謂娲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為陵開門負固日 棋蘇自禁矣故聖人取滿葬去厚送聽山之銀海魚燈虎 樹常感風氣纖係悲鳴若冥應肸劉鼓簧而吹笙由是憧 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 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更羞焉水有菱芡舟人奠 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漸漸石林猶

後記 大三江目之 美可下丘十 香潭 皇前中 某中謝臣功微草芥寄重藩條每懷尸禄之羞實到曠官 累遷右補闕 冉字茂政天寶中進士授無錫尉王縉即河南表掌書記 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敕書手詔賜臣及兵馬使都虞候 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為城家 冬衣各一副拜受綸言跪承珍服荷同山岳懼比冰淵臣 皇甫冉 謝賜冬衣表三首 E

金万白月ラ 邊睡用宣力於百身剛鴻私於一顧無任云云 傍沾偏將曲被殊私挾續既及于三軍剛恩將期于萬死 之恥豈謂天文迴照不隔於遐方御府須衣更蒙於恆質 随質與赫私門未知此生何以仰報謹當訓勵師旅式過 既極恩已及於解衣而露既濡德又承於挾續實亦發輝 其中謝臣功劾微薄任遇龍樂使降專人衣裁御府龍光 臣某言伏奉聖恩賜臣冬衣四襲跪捧為喜抃躍交馳臣 無任云云 スローコー

照燭王人捧詔每降於上天御府賜衣不遺於下土既其 輕暖加之麗密束帶而立周旋有光驚寒冱之難侵荷 次定全唐文、卷四百五十 靈之曲被無任云云 臣某言某月日中使某至伏奉敕書手詔並賜臣冬衣 拜受服形魂惕然臣某中謝臣學非博古才不動眾幸 者清風早至白露初疑方思挾鑛之温忽報須裝之禮 開泰列在方隅天高地厚未知所答而時而霑洗太陽 送陸羽之越序 皇甫冉 子

溪之月而已 重鮑侯知子愛子者將解衣推食豈徒當鏡水之魚宿即魚深釣磯隨意而往夫越地稱山水之鄉轅門當節鉞之君子窮孔釋之名理極歌詩之麗則遠墅孤塢通舟必行

<u>کہ ا</u>		inijite viim imioo)	<u> </u>			Ant. 2000014114			A. I
钦定全事文 卷四百五十 目錄	第三表	第二表	為郭子儀讓華州及奉天縣請立生祠堂及碑表	第二表	讓吏部侍郎表	為郭令公賀南郊大禮表	奎蹄 賦	邵說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二日錄

第四表 為郭令公謝臘日賜香藥表 為王仲昇謝加兵馬使表 代侯中莊謝封表 代郭子儀謝兼河東節度使表 代郭子儀謝副元帥河中節度使表 為郭令公謝一子三品官表 為文武百僚謝示周易鏡圖表 謝賜新歷日及口脂面藥等表

而肅設溪澗之間應節而周布乃凌各壑忘蹄與筌與言 乃忘言而立喻若筌在魚若蹄在兔首或藪澤之内以時 說 至道元點具宗樸素莫究其源孰知其故將假物以明象 子儀累授長安令秘書少監遷吏部侍郎太子詹事建中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二 三年坐為朱此草奏訟嚴罪冤貶歸州刺史卒 相州安陽人天實中進士為史朝義判官朝義敗降郭 邵說 筌蹄賦 邹说

索忘言之津還淳返樸求於道要絕聖棄智無為實質故 卓立政始輝光日新夫子將欲論筌蹄於宜觀盡若考 不得而有得是以聖人立教所實惟真勘求若喪之旨遠 者揮郢匠之斤御道樞者削公輸之墨彼損之而又損故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二 好之者徒發嘆於終日觀之者空起美於臨川斯無處於 何匪筌不得逐冤如之何匪蹄不克猶蹄在冤冤既獲而 即應寧有望於烹鮮於戲道有興廢時有通塞羨魚如之 薄符命駕忘旋魚潑潑以隨波樂只兔爰爰而得性怡然 可以忘猶签在魚魚既烹而签可以息亦何異遊道藩

之禮百神受職宏主鬯之義萬國以貞率土之濱孰不忻 戴臣限以出鎮闕親盛儀仰白日以心馳望赤墀而手扑 たことうことうりにこ 享太廟八日有事于南郊者数調官廟尊崇祖禰展敬天 臣某言伏承今月二日冊皇太子六日朝獻太清宮七日 臣某言臣以殃釁項遭污染知臣者或哀其逼切畏忌者 途而後導 無任歡慶之至 為郭令公賀南郊大禮表 讓吏部侍郎表 邵說

積歐殃禍所鍾十六而孤長於母手誓心墳史不出戸庭 **迨至天寶年中謬添詞場推第適會老母棄背服喪河洛** 撥亂與邦狀歷數四累登甲乙之第再踐準繩之任微臣 周朝權統革命潛遁終身臣父殿中侍御史瓊之遇元宗 陳其愚衷臣家本儒素代傳名節臣祖長白山人貞一以 寐終朝疾懷徘徊務徨莫知死所今情有至切不敢不<u>盡</u> 或肆其讒誣自授南宫分銓東洛于兹累月憂懼實深火 金月在月文一港四下五二 屬虞祭未終不得入覲天顏少申誠慊此臣所以達曙不 心水背若怪泉谷何則拜命之始遇山陵附近奉辭之日

コンシン・ション・アラント いいのい 義負恩之際臣亦界達数誠伏紫肅宗皇帝賜臣敢書云 幾忽遇烏承思事彰由是井陘路絕再陷光盗而思明朝 曹將軍宣恩命示聞卿遠來可且於思明處憩息留帶未 黃沙嶺路因此得歸闕下屬思明數萬之界南鎮趙州送 臣遂行與潘炎始陷兇逆遽聞思明於附燕趙服從欲取 臣於范陽抗疏以間奏肅宗特降中旨授臣左金吾衛騎 於相城大搜詞人肠為已用以光威責臣不至以驛騎逼 言議往往紛然臣懼兇黨不容寓遊洛魏值慶緒奔遁保 及祿山之至禮制當終臣愚不脫線麻更踰再歲而賊中

一金定全唐文 卷四百五七 勘至其年六月十九日與王他同時召見先聖謂臣及王 將敗謀守河陽臣知回紀利於野戰沮破其計及朝義奔 卿志士苦心王臣屬節藝成俎豆跡陷豺狼頃年都中策 除王伯侍御史除臣殿中侍御史仍遣宣進止中書門 王府功曹参軍宣進止云卿所進狀見令在院及翰林檢 走臣得西歸伏死於闕庭獻狀於先聖中使特宣進止云 馬歸命出於萬死臣節尤彰忠誠若兹不負於國比朝義 卿之狀跡多肅宗時事三數日內即授卿官當業除臣延 日卿所進狀朕一一已令檢勘卿之誠節可謂著明尋

能收管仲太宗非常之聖特任魏徵成為得人終成大業 使今復以非次待之不疑斯發自天斷非常情所及且亲 宜權憲司式宏國體則先聖轉昔之意盡已知之自是再 然而深知逆順潛竭妖誠當慶緒之難已彰臣節及朝義 温良恭儉之行當應推擇薦屬流離失身淹時無路自免 とことことことの かんりこしい 印記 我錄用古昔攸難稽之載籍所傳無幾則齊桓諸侯之 乔哲臺四登郎署字理京劇**停貳秘書一十八年備更任** 令制詞中盡言其事詞云王他邵說有文學政事之資節 敗更沮光謀言念忠怨何傷點污思申雅器且表至公

達愚衷俯停新命不謂聖慈衰節宸鑒未迴伏讀墨詔載 其理必然固無疑也古語曰女無好醜入官見妬士無賢 如臣行藝寡薄知識凡淺有殊管魏之事曾無管魏之才 はらいしりことなること 不肖入朝見嫉臣雖掌銓日近切慮見嫉已深伏願哀臣 必恐受謗於衣冠不容於單列速愚臣之禍傷聖主之 臣某言臣以玷缺懼辱萬位一 血誠免臣此職四門已穆百度惟貞在於微臣死生感戴 無任怨切之至 第二表 非憑肝上請泣血祈天冀 V

歲缺員至少從調者多益之功優其數尤廣又準選格以 志察臣脇從無那取捨羣才易招毀贖亦安可家至戶說 序九流豈臣污染之餘合受清通之寄縱使陛下憐臣宿 令盡知思臣轉告之血誠哉何則今歲吏曹至難十倍常 判留人十草之中放其六七被草衣糧自遠旅食經時固 事八表會同有符帝舜之理日漸時雍之化已明四目特 填陷兇逆大節已虧雖昔曾獻欽而罪難自贖今中朝無 深乾陽臣某中謝臣當覽載籍備知古今用人之道其流 遇艱難之際或有棄瑕偶文明之時固當慎擇如臣

次年上里大學美可丁五十一 邵說

者毒群遠等狀以華州是臣所生之地奏請與臣立紀功 徐毛裴王復存聖代無任懇願迫切之至 臣子儀言臣得同華州節度使華州刺史周智光牒稱 遠望重一時伏望罷臣别授定等庶光朝選克辨人倫則 金をとうしきマイラニ 左職實用多慙伏見戶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庾準才優 雪此臣之懼敢不盡言況朝廷冠冕如雲咸稱俊傑或以 不甘心必大騰口脫有誣謗上疑聖心事等投行將何 文行底禄或以政術知名出入中外累更任使而臣認司 為郭子儀讓華州及奉天縣請立生祠堂及碑表

宣聖功垂於不朽豈臣薄分輒敢當仁寤寐就惶莫知死 とことうころころころことの一部記 魁亦仗天成以集戎事必欲紀之金石播美無疆理合昭 際陛下親總元式臣恭職驅馳躬執鞭拜指蹤逐寇皆聖 皇家受命祚運延昌雖妖孽暫興而天地終泰收兩京之 切勒停庶老臣無貪天之責疲人有息肩之望懇飲迫切 所猶渡之後洞察未平更屬春時實妨農業七週成命 主之雄圖靖難夷兇顏微臣而何力又奉天之役大挫渠 姓仇廷珍及僧山海等狀亦請與臣立碑及生祠者伏以 領德碑天慈曲臨已蒙聽許又得奉天縣令程進狀得

皆憑睿算今欲刊諸貞石永播微猷實為貪天之功難勝 踏地之愧況今兵革未息瘡渡未平忽此勞煩必有妨奪 顧臣薄劣將何自安臣雖至愚深却不可再陳 旗泉伏用 昨已奉表請停未蒙允納夙夜省度不勝戰悸臣其中謝 臣以唇庸謬承驅策雖東征西伐其顧微驅而保大定功 金兵全唐文 卷四百五二 **苑惶所望聖慈遂臣誠請無任懇迫之至** 臣子儀言伏以華州及奉天者壽等請與臣立碑及生祠 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策微臣薄效何足衰稱者艾之徒昧於事體謬請刊紀殊 大在宗於滄溟頃陛下監國撫軍則再安宗社及飛龍踐 乖名實昨已再表懇辭冀達誠慊陛下未察令斷來章奉 今奉天華州者壽請為臣建碑立祠且陛下聖功已書簡 祚又克清夷狄所有成績莫匪雄圖臣雖在行何力之有 詔兢惶若墜泉谷況今畿内百姓日益 月殘糧無半故室 臣成佐命之熟象彼四時運行實因於上帝配諸百谷廣 臣子儀言臣聞人臣事君稟命而已若君有非常之晷則 卵觉

思懇至于再三言不動天未蒙允納風夜就懼不追寧止功業至薄不足以當刊紀百姓至敝不可以與力役歷獻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五二 縱有勤請或由矯飾所祈聖造特遂愚衷區區之誠敢以 比來者壽陳狀是官吏指麾恐以臣備位台司妄為希 如懸磬以不急之務擾至波之人竊顧心顏益增硯懼又 臣非有馬援南征之續實憲北伐之功安敢飾詞以陳 臣子儀言伏以奉天者壽等請為臣立碑及生祠臣自揣 死請無任懇追之至 第四表

以息人然後紀功亦未為晚臣以誠願實在於斯伏乞聖 霍去病理第辭以匈奴未減無以家為況今殘孽尚存而 其祭已多豈可竊功使名以圖不朽其若干古何昔漢為 命之虜西有無厭之戎公卿大夫未免旰食臣幸而獲有 微效皆稟聖謀然未能使其干戈盡銷郊甸罷警北有亡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三 讓但以兵革不息十年于兹天下之人未獲其所臣幸備 敢播美金石臣雖才不逮名竊慕古人之志所望再效為 蹇遠斥兇渠三虜之首必懸四海之波自定從兹偃伯可 位尚負憂責頃歲之克復京都去冬之小却夷聰所有 邵說

凡淺才暑無聞承日月之光偶風雲之會自奉先帝狗以 深匡輔任切安危龍命過臨憂惶如灼臣某中謝臣智行 驅馳披甲即戎載惟寒暑止憑朝算克振天聲雖毫髮之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授臣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 恩特遂勤請無任惶怖懇迫之至 切上将分茅錫上祭冠一時懷懷之誠竊自增恨今又很 功曾無足紀竟不能掃蕩妖孽使八方攸同謬踐中樞仍 與軍軍出鎮河中授臣以連帥之權委臣以專在之務雖 代郭子儀謝副元帥河中節度使表

散獲展寇難克平殞身或行實無所恨無任感恩 年猶思報主則廉頗強飯馬援據鞍以臣方之有甚前哲 大三三月之一美四百五十二一即說 採訪使祗拜休命內揣薄才委任專崇周章失據臣某中 軍國重事不敢固辭誓竭股肱之力以副腹心之寄倘皇 兼雲州太守克河東節度度支營田大使大同軍使管內 臣某言今月日代奉恩制授臣使持節都督雲州諸軍事 日竊視自古忠義之士莫不扶危救禍憂國忘家雖在墓 才輕方召而任比桓文此陛下除奸之時乃微臣死難之 代郭子儀謝兼河東節度使表 }

餐之詩自臣攸作今又更承獎命兼以河東邊境相連三 乞停范陽而手詔曲垂不蒙允許退就私室竊愧明時素 禮因位重恩與日深常恐顯危不克負荷所以昨有陳讓 封疆煩淹歲序肅將朝命翦減兇徒此乃天功匪惟臣力 陛下不遺大馬念以驅馳收其分寸之勞加以邱山之當 謝臣聞邊之安危係於所用事之成敗諒在先謀故寸壁 制謂必無失然以能處一事身任一官猶擇其人且懼 公求良工尺錦亦資善製況夫謀無智勇備列我旃自守 ·餘里烽燧列警斥堠須明雖則居安終資有備以臣獨

職況臣旁館三節控帶數藩智有所不周心有所不及兵 權倘失奔腳寧追實慮授受乖宜簡書是畏望特於臣不 奉樂命以輕以惕臣聞論德而建封者聖王之事也量功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授臣太子詹事兼封上谷郡王祗 臣無任 逮察臣愚誠更選良能付以旄鉞則樵夫絕議官序有倫 則臣體以乖聞之古先敢忘斯誠伏惟皇帝陛下大聖繼 而受賞者忠臣之義也封或謬建則王綱斯紊賞或虚受 えこううこと か説 代侯中莊謝封表

多定全唐文 卷四百五十二· 曾未三年克平二豎此盖皇穹保祐宗社降靈豈臣愚蒙 苟或受之其能自保力微任重福過災生他仰增憂心魂 統神武經邦道邁纂竟功高復禹項幽燕肆逆汾會阻兵 若勵乞停嚴令俯遂私情黨聖澤旁流天光曲照俱從散 以兹干賞實為包羞昔漢祖仗義而西減秦項韓彭諸将 朝義叛淡於前懷思旅拒於後陛下宸謨獨斷容畧潛行 扶得齒周行臣之至願死將不朽無任懇迫之至 敢切封爵假使進能排難退克全軍為臣之節固當若是 異姓同封然而德薄位崇卒見傾覆以臣智畧敢方先賢

翦光渠已嗟挫恧守節雖同於蘇武喪師有類於孟明議 以刑章分從整粉陛下察其本志念臣微忠特全要領再 為官擇人故能誤謀有成授受惟允若才不稱職任非其 能冒進求祭必貽禍敗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道 私慙無樽俎之謀累忝腹心之寄擁施仗鉞自北祖南未 州兵馬使恭承龍命祗懼兼深臣某中謝臣聞至理之代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授臣元帥左廂兵馬使兼知滑 齊濟哲德邁徇齊惟新景命再造區字微臣薄劣早荷恩 為王仲昇謝加兵馬使表 即以一个印象

義方教之詩禮遽承殊澤特投崇班非唯有贖朝章名器 并階鴻和曲臨魂守飛越臣某中謝臣聞線位之設以待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二 熟賢苟非其人必貽伊咎臣之弱子未有令聞方且勵以 加驅策位兼風憲職典禁兵撫已循涯實為塵忝每思陳 新命别授時英則朝章式序軍政無闕臣無任云云 力之誠竊懼妨賢之責不謂更沐殊恩猥當重任佐皇太 臣某言伏奉二月二十一日思制敕賜臣一子三品之官 子元式之律統王畿御侮之權內省凡庸必多敗事乞停 為郭令公謝一子三品官表

次三旦与之間水四年五十一四說 **榮登上相任重總式子弟數人盡居右職過亢之誠切在** 臣等某言某日開府魚朝思以所造周易鏡圖於中書 庶幼童無冒進之嫌微臣有知足之誼無任感懼屏營之 於心常懷棟捷之災寧忘屋漏之魏乞停龍命俯遂愚衷 欣戴躍臣其中謝臣聞太極既立是生兩儀六書以畫卦 難假實亦懼招官誘顛沛為憂寤寐就惶罔知攸處況臣 下奉宣聖旨傳示臣等仰觀易象遠見天心捧對循環載 為文武百僚謝示周易鏡圖表

銀合子兩校面脂一盒裏香二袋鼎豆一袋者開盒氣 朝恩深窮損益續以成圖陛下重有激揚示之於外臣 凶必以類應自古哲后曾未研精爰及近臣其聞訓習 觀妙用周覽元言警誡人君恢張治道陛下欲成其政必 金ラとたろうスマアヨー 臣其言月日中使某至伏奉恩自敕賜臣臘日香藥金花 四營而成易備君臣父子之道盡陰陽變化之源理亂 在勤而行之催能建中於人實亦天下幸甚臣無任 惭臣某中謝伏以時當大蜡節號嘉平歡已治 為郭令公謝臘日賜香藥表

大三十三三八八八四三二四部 賜爰及跪承慈渥戰汗失容臣往塵近掖實曠天心泊守 顧顏龄而可駐邱山施重兩露思深感戴慙惶不知所報 曲貸猶存龍任便淡恩波覆無不遺於退取賜資亟密於 遐藩多昧 我暑珠私未答官誇將營陛下聖德包荒宸嚴 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某月日墨詔賜臣新歷日一通并 無任荷思稠量之至 口脂面藥紅雪紫雪等窮漠之上龍詔忽臨大蜡之辰慶 、神賜仍出於骸冕沐兹芳澤傅以香蘇忖陋體而何幸 謝賜新歷日及口脂面藥等表

於令節天心宏覆慈旨優聽煩聖歷以授時降龍恩而無 金号白屋了一是四年五十 膏滋潤絳雪珍芳捧持而炎瘴自消潤飾而衰容坐變邱 無績效陛下不遺舊齒猶獎非才思禮浹於退藩慶賜覃 跼蹐無據臣某中謝臣分麾五嶺謬騙殊樂花鎮三年毫 臣某言伏奉月日墨詔等思波遠被寵賜薦臨捧持傾心 至 山非重草芥至微雖百其身豈剛鴻造無任感恩瞻戀之 尸素況日官須歷承敬授之規論旨宣慈沐逾涯之獎蘭 謝黑詔賜悉日口脂表

膏絳雪沐雨露之湛恩陋質凡姿荷乾坤之厚施伏以 懇願以朝天犬馬微誠感戀逾切無任感思戀主屏管 椀 至 事百索十軸又賜將軍等衣共五副百索共二十軸之 臣某言中使某至賜臣母趙國太夫人手詔並衣 元在近國度維新百碎獻芹獨馳心而望闕二毛垂領唯 份薰風溥暢陽景照臨輝華遍於草木忭舞盈於路衢 こう三型とりして一門記 事百索十軸兼賜臣敕書及手詔並衣一副銀稅 為田神玉謝端午物表 7

一多年全人之一,老四百五十一、 毫髮龍荷邱山滿篋詔書偏承睿顧傾家服玩皆自天來 | 部而伍骨鴟夷楚任斯尚而屈原放逐遠惟前事熟不痛 慈稠量感戴無階臣某中謝臣恭守舊規謬知重務功熊 臣某言臣聞忠那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羣吳任幸 廣遍及於下臣受賜若驚街思載躍誓當戮力抵奉威雷 縱有百身何階報效無任感恩 叶彼良時在其益毒准南藥拖對此殊輕漢帝露盤方斯 匪重索盈千縷衣備五時兩露恩深不遺於老母乾坤施 代郭令公請雪裝僕射表

之至 章百姓處計謨之任當燮理之權必能協和萬邦致君堯 大臣自由人家可与生 舜臣位兼將相職忝股肱竊思賢傑共熙帝載無任想迫 聞至化伏願特令追見列在朝廷伸之台座端揆庶僚平 懷醜正之悲莫雪盜憎之恥今姦邪屏退聖政文明百度 謇諤之風首佐先帝驅馳靈武對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動 惟貞四門已穆而寰海之内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 程元振忌其直道剛方遂加誣構貶謫荒裔天下稱冤空 心伏見遭州刺史裴冕明允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怠有 邵說 <u>-</u>

直聽正其來自遠伏見故開府儀同三司兼工部尚書安 金にくるころううタセーエヨー 夏思順亡父波主哀其孤賤收在門闌比至成立假之姓 邦播算竹帛圖形文素既稱名將實為敷臣哥舒翰與之 殁而猶在安禄山牧羊小醜本實姓康遠自北番來投中 思順并弟羽林軍大將軍兼太僕卿元真等竭心聖代宣 臣某言臣聞卻宛之死罪由無極申侯之戮譖起壽塗惡 不叶因謀陷害云共禄山通應兄弟盡受誅夷冤漏之心 先朝或任重疆場或寄深環列刈單于之壘殿天子之 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順表

惶之念深解網之仁陷賊衣冠成蒙齒列豈令思順兄弟 意姦人問上成此盗憎生為盡節之臣死為街竟之鬼趙 與禄山未反之日思順屢已陳聞朝廷百僚無不委悉豈 獨隔思私忠義之臣所為流涕此臣所以特祈昭洗昧死 惟陛下以至聖之德紹休帝圖蕩定妖氛肅清寰海軫納 母以先請免坐思順以變告覆宗死而有知飲恨何極伏 氏及禄山雅旌薊北思順授鐵朔方雖則兄弟而情非黨 則存者謀安故無冤濫雖有不賓之俗將聞風而悅服蓄 聞但雪此一家必萬方感惠何則近者抱屈尚蒙見申 Ę

金安全是少人发四百五十二 振災益毒之術也 疑之將當委質而來朝豈惟天下歸仁實亦必明欽德無 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禄山思明之難出 任懇願之至 而方謁郊廟大赦各士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 紀多難漸平向之亂合將變而之治宜建微號承天意 願因此時修享獻数郊廟衰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 上代宗書 上中書張舍人書

於定全事文·卷四百五十二 邵說 鬱映紅芳可得而翫矣觀叟所為其理信然其誠以臃腫 庭雖萱草忘憂合數蠲忿無以尚也夫花卉以明媚芳香 數本惟恕其非多此物常開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滿 性根莖未固擁之以沃土枝葉未茂溉之以寒泉則扶疎 見先務及時第能當春徙之度地居之順其陰陽遂其成 際或有天閼其生詢樹藝之叟求長養之術叟曰以吾都 之故閣下不憚煩以採掇則士之有才有藝者必將盡力 而搜求人人相賀皆有望於明公矣某猶慮花卉移植之 市很辱面奉徵及玫瑰敝廬所有敢不供上輒獻 1

異以孝友謹敬協柔昆弟以義禮誠純接奉朋交文蔚 皇朝監察御史君與之孫號王府法曹參軍後之子自渭 源四代成著清德泊公纂承嘉聞益彰志業貞簡形儀朗 源公顯和之元孫開府儀同三司博州刺史世立之曾孫 惟天水趙公韓叡沖公惟隋員外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渭 之姿願附於玫瑰之末雅土溉泉非明公而誰良時在兹 無或遐棄不宣某頓首 唐故同州河西縣丞贈聽州刺史太常卿天水趙 公神道碑并序

縣尉轉汾州平遙尉囂劇之地以幹飯稱秩滿從調吏部 縣六百石郡二千石皆受成仰辨而已道長運速奄忽遷 署同州河西丞贊貳其政昨輯吏肅劇賊遁逋伏姦不與 茂顯于當世天后時應明堂大禮科上異其對授陝州陝 侍郎蕭至忠以公所試超等授大理評事公迫於禄養請 成季宣孟忠勲炳著迨漢吏部尚書融晉黃門侍郎允亦 于虞鄉縣五老原初公寢疾告其二子良器良弼曰吾祖 殂以景雲二年冬十月二旬有一日終于縣館享年五十 二及夫人平陽敬氏卒以開元廿四年四月廿一日合社

道節度使太子賓客元宗朝以嗣子參掌編結追贈公號 宗之福豐慶演固不當湮抑淪廢意爾曹爾嗣其將必有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二百百 贈公太常卿今聖践極嗣孫密邕薰復縱家等咸擅才業 歲而良獨官至陝華等七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領南西 由魏思隋位與時昇爾後仕唐三葉而未登吉禄以吾祖 能勘攘寇難捍衛王室二祖皆為河東守子孫因徙家焉 官成三署竟如公轉昔之所識於戲趙氏再世昌茂克大 州刺史夫人平陽郡太夫人肅宗朝以次子節制方面累 達人泊公即世適三十歲而良器官至中書舍人未五十

佩王鏘鏘澤济本根沃潤黃陽有太遺風久逾馨香於斯貞良既修行學顯茂家那施子及孫再世以光登朝就烈 大きしこの 一川 大田一山 德積於微業成而彰先時蹇奸允羨其昌於烈趙公亶惟 其誕受光飾享兹微章敢篆石立表紀姓風烈路日 其門皆號州祗奉先軌貽裕後續仁積訓深之所致也宜 疆 訓 說 ī